

抒怀

# 药香吹往田野山丘

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明德中心小学 晓桃



夏日正浓,树荫越窗,蝉鸣声声入室来。

父亲端坐他的诊室,把脉的手时而松弛,时而紧按。他眉头舒展时,偶尔问上两句,轻言细语,唯恐把到的脉搏游离指间。

把完脉,药方酿出,他总说一句:“放心,吃几副就会好,没有啥大毛病。”仅一句话,是一位老中医所有的底气和良心所在。

父亲从医五十余年,如今是家乡人信赖的老中医了。来求医者不乏老人少者,我总见他们愁眉而进,喜悦而出。

而几十年前,愁眉紧锁的是奶奶和父亲。爷爷也是一位中医,可因为阶级问题结怨而英年早逝。为了继承家业,奶奶费尽了心思才让父亲这个独子学上中医。

行医之余,父亲还要下田农作,因

为爷爷的阶级问题,我们家的经济一直拮据。但父亲勤奋好学,我幼小时,家里的报纸杂志和书都是关于中医的。我也常常翻看,还能背得出几首汤头歌。

儿时农忙时节,田野稻浪翻滚,打谷机轰隆作响,谷粒飞扬。

父亲埋头踩着打谷机。田垄上传来喊声:“龙医生,我家孩子中暑了,麻烦你去看看。”轰隆声戛然而于烈日下,父亲早已上岸,背起暗红色皮革药箱,踩着单车就跟着岸上喊他的人跑远了。远方,是病人在等待。

那时候行医,都是病人的家属来请,父亲再去,路程有远有近,日子有晴有雨。药箱的暗红裂出了白色的纹路,有如病人健康后的微笑;那辆自行车也锈迹斑斑,烙刻了风雨的印痕。这样的行医生活持续了十多年。

我师范毕业那年,父亲50岁,他在外租房开起了一家诊所,他也从“赤脚医生”成为了坐诊的医生。来求医者络绎不绝,父亲从来都是和颜悦色,望闻问切,药方开了一叠又一叠。

开诊所后,父亲极少外出就诊,大家的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,来求医的人都骑上了摩托车。父亲也正好遇上了国家的好政策,“赤脚医生”可以参加全国的医师资格证考试,他在60岁那年拿到了医师资格证。他举着证书跟我和弟弟说:“我终于是正式的医生了,想不到还有今天啊!”

诊所开了几年后,前来就医者大多开上了汽车。遇到家庭条件差的病人,父亲常常免去挂号费,甚至免收药费。也常有欠药费的病人,父亲从不催促。他深知,自己的幸福日子来得不容易,扶人一把,余香自留。

家里渐渐富裕,我当老师,弟弟则继承了家业,如今也是一名中医。小侄儿摸爬滚打皆在中药间,他早已能背很多汤头歌。小侄儿11岁生日,他说:“我长大后要当医生。”72岁的父亲震惊一笑,满脸慈爱,说:“考湖南中医学院!”

夕阳的尾巴刷红了天边,夏风长长又凉凉,沉沉柔柔的中药香从药房吹往田野山丘,中医传家,幸福安康!

畅情

这些天,每日读上几首唐诗。读到的诗里,最喜欢的莫过于王维的《青溪》:“言入黄花川,每逐青溪水。随山将万转,趣途无百里。声喧乱石中,色静深松里。漾漾泛菱荇,澄澄映葭苇。我心素已闲,清川澹如此。请留盘石上,垂钓将已矣。”

读诗,万不可少了身临其境的想象。在我脑海里,诗里所谓的“声喧”,并不是喧闹吵嚷,应是溪水潺潺、汨汨而流的叮咚声。松林也不是枝繁叶茂、遮天蔽日的树林子。这里没有杂树,没有蒙络繆结的藤蔓,只有挺拔高耸的青松。更重要的是,树木得疏朗有致,毫无阴森可怖之感,比“日色冷青松”要明媚一点儿,阳光能从枝叶间透过,越发增添一份深查冥静。

溪水在松林间缓缓而流,清澈见底,水中菱荇和岸边芦苇的投影随着水波微微荡漾,轻轻招摇。菱荇和芦苇也得疏密有度才行,太稀稀拉拉则披离无状,太丰茂繁盛则杂乱无章。这一湾澄亮的青溪水,正如王维此时清明通透的心性,也让人想起“潭影空人心”的空寂和空灵,使得万虑全消、心无杂念、六根清净。有了这份通透和清净,随口一赋,皆成天籁。

王维说自己是“兴来每独往,胜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。”我想,王维每每探寻青溪时,也是一个人独往,缘溪而行,随山百转,忘我地徜徉于水光山色中,慢慢生出出世的欢喜和遗世的宁静。

我读到《青溪》这首诗的时候,正是凌晨五点钟。窗外莫名的轰隆声时断时续,扰人清梦,让人整夜不能安眠。我一直辗转反侧,心烦意乱,索性起来读诗。一边读诗,一边随着诗人的描述缘溪而行,仿佛也走进了那片松林,听到淙淙的流水,看见林间的阳光、光影下清澈的溪水、水里的菱荇和岸边的芦苇,顿时心生欢喜,无怨无悔。

读诗完毕,一转头,窗外已可见金黄的曙光洒在河面和几户人家的屋顶上……

缘溪而行,寻找一片静

长沙县第一中学 郑弘平

感悟

## 偷得浮生半日闲

□ 王兰青

整天穿梭于家事和工作之间,看的是熙熙攘攘的街道,闻的是喧闹杂乱的人声,感觉大脑都变得混沌了。

周末,似箭般地冲回家后,迫不及待地卸掉一身的“电器”,“断电”过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轻松生活:就着月光读书,无外出交际,穿着家居服,懒懒散散地在屋里东游西荡。难得的一个双休日。

一大早,我从三楼下一楼,从一楼上三楼,提着一桶晒了几日的自来水,将家中的棕榈、橡皮树、墨兰,统统地浇了一遍,松土、剪去枯枝与残叶,花了三十五分钟;

擦拭了一下书房的摆件——红木雕刻的大象,仔细端详了一阵,回味着得到这尊木雕大象的过程,用去二十分钟;

将近二十平米的书架上的灰尘拂扫一下,整理、归类多日前翻过而未归位的书,用去近两个小时;

随手翻看一本保罗·福塞尔的《格调》,用去四十分钟;

……

十时许,阳台上,阳光早已洒满。将躺椅铺开,尽力伸展开四肢,让明媚的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在我的四肢、脸上、头发上,暖洋洋的,难得能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恩赐,惬意而满足。

中午,阳光直射阳台,思绪随着上升的暖气流,回到曾畅游过的七彩丽江。那是一座具有浓烈人文气息的小城,明亮的月光下,总会有步履缓慢的、上了年纪的纳西老人悠闲地踱步,他们身着藏满历史的靛蓝色衣服,头戴红军时期的八角帽,对眼前身后猎奇的目光视而不见,哼着一首叫纳西净地的歌曲,优哉游哉。

与纳西老人相比,我们步履匆匆。上班族更多的时候将糊口放在第一位,为工作花了太多时间,真正属于“自己”的时间极少,没有办法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梦想。

工作确是立身之本,但也不要做心灵的穷人。如我这般,偷得浮生半日闲,学会静静地享受那一份恬淡与虚无、悠闲与安宁吧,哪怕,只有片刻。

## 天 鹅 湖



印象

邓海燕/摄

生活

## “双抢”之晒谷子

道县第十一小学 何伊玲

晒谷子是“双抢”中最头疼的任务之一。

早上七、八点钟的时候,就得扛着大竹扫把去晒谷坪。这是门细活,不仅要扫掉坪子上的叶子、稻草、秕谷,还要把坪子上的灰尘扫得干干净净。扫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风向,否则,准弄得你灰头土脸的。

接着是倒谷子了。我熟练地解开纤维袋上的绳子,轻轻一推,啪的一声,谷子争先恐后从袋子里奔出。我拎起袋子底部的两个角,缓慢地边抖边拖动袋子,谷子划出一条金黄大道。待所有的谷袋子倒空后,晒谷坪上已经有无数条金黄大道纵横交错了。

耙谷子也是有学问的,要先把谷子耙向晒谷坪各个角落,再细细地把整个晒谷坪的谷子一耙匀,厚薄基本相一致。

汗流浹背地忙活了大半天,太阳出来了,早起的鸡、鸭、鹅在一旁虎视眈眈、蠢蠢欲动久矣。与它们“斗智斗勇”成了接下来的一个让人烦不胜烦的任务。你在晒谷坪旁巡视,它们则循规蹈矩地在不远处觅食,一副安分守己的模样。你去树荫下躲凉,或者是回家喝口水,哪怕只一会,它们便蜂拥而上,“嗒嗒嗒”地啄食。我气得怒目圆睁,向它们怒吼一声,惊得那些偷食者扑棱翅膀跌跌撞撞地落荒而逃。不少谷子被扑棱到晒谷坪边缘,有的溅落到晒谷坪外面的泥巴上或青草中,为了不被母亲看出端倪而受责骂,我赶紧拿个小笤帚清扫“战场”的痕迹。

翻耙谷子是晒谷子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。通常每隔一个小时就必须去翻耙一次,这样谷子干得又匀又

快……

看云听雷识天气也是晒谷子一项必备的本领。时刻保持警惕是一个晒谷员必备的素质:一边竖着耳朵搜集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,一边不时地抬头看天空。太阳躲起来一会,或者哪里有雷鸣,便立即四处登高远望,一旦发现情况不对,我便如打了鸡血的斗士,立即投入到收谷子的紧急战斗中。先是抡起耙子,左一耙右一耙地把谷子耙拢,然后丢下耙子,拿起大竹扫把把耙薄的谷子扫到一起,撮谷子、装袋……我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,有条不紊地奋战在谷场上。多少次,因为“战机”把握得当,谷子免受暴雨袭击。

天气好,谷子晒一两天就可以入仓了。看着金黄的谷子欢快地跳进谷仓,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